

我們的節日

雷加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文藝建設叢書

我們的節日

雷加著

文藝建設叢書編輯委員會編輯

· 編 委 ·

丁玲 老舍 艾青 趙樹理 李伯釗
田間 陳企霞 厂民康 濯蕭 殷

人民文學出版社

總 62 達 14 32 開 270 定價頁

我們的節日

雷 加 著

• 版權所有 •

一九五二年四月北京初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經銷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京 1—10000

定價 9,200 元

「文藝建設叢書」編輯例言

一、「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輯與出版，是想爲文藝作者在編輯與出版方面盡一些力量；爲讀者供應一部分文藝讀物。

二、自從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文藝爲工農兵的方向及整風運動以後，很多革命青年知識分子，自覺地走上了直接爲工農兵服務的工作崗位。八九年來，他們在這一個正確的方向下受到了鍛鍊，在長期的實際生活中得到了哺育。在文藝運動的發展中，也湧現了不少的工農兵作者。他們中間，有的過去愛好或從事過文藝寫作，有的現在才開始用文藝形式來表達自己所經歷的各方面的生活與鬥爭。我們覺得這樣的作品，在中國新文藝的建設上是值得重視的。由於他們缺乏和文藝出版方面的經常聯系，在寫作過程或寫出來以後，常常需要在整理、編輯、介紹出版方面得到幫助。「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行，就要在這一方面盡一部分力量。

三、近幾年來，文藝爲工農兵方向已經獲得了廣大文藝作者的擁護，各地文藝作者在這方向下的實踐，已有了不少成績。這成績一定會一天比一天顯著。這是中國新文藝發展的可喜的事情，文藝作者也將以自己的努力，參加新中國的文化建設。『文藝建設叢書』也準備在這一方面爲作者們服務。

四、文藝的普及工作中，已產生了大量的、爲羣衆所喜歡的、各種形式的作品。這中間，有很多比較成功的東西——在思想上、藝術上比較完美的作品。這些作品的選輯與推廣，就是在普及基礎上提高的最具體的範例，也是文藝建設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作品。我們也希望能爲這樣的作品的出版工作服務。

五、『文藝建設叢書』以作品爲主：長篇、中篇、短篇小說的集子，詩歌、散文、報告、戲劇及各種文藝作品集子。

六、除作品外，也酌量編輯一些能夠推動文藝運動的理論文字。

七、『文藝建設叢書』稿件接洽事宜，請投函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人民文學出版社轉『文藝建設叢書』編輯委員會。

第一章

一

半山坡上，有一所溫泉療養院。它用紅瓦蓋頂，赭黃色磁磚鑲着牆皮。四角吊下來的飛檐，翹向天空，遠遠望去，它的樣子非常別緻。從前，這原是一座日本別墅式的建築。

二樓左角的第二個房間，半夜裏有人推開窗子。白布窗帘，呼呼啦啦地擺動。秋夜的寒氣，往窗口裏直灌。傍天亮，一羣不知名的小鳥飛得很高，穿過雲彩，吱吱吱叫着。這片鳥音，叫得多清脆呵！房子裏幾乎也聽得見呢！

這個房間裏，那個打開窗子的人，一肌冷擦開眼皮醒了。他從床上坐起來，肩膀上掛着藍格浴衣。若在往日，該去溫泉洗浴了。此刻，他拋開浴衣，光着有一點彎曲

的扁扁的上身，在枕頭底下，摸出一件新洗的襯衣，又從椅子上抓起褲子，襪子，一件一件往身上穿。隣床一位同志，翻翻身，從毛巾被裏探出頭來，含混地問：

『老楊，你又要……釣魚去嗎？』

『釣魚？等會，你也來吧！』老楊一腦門子不痛快，不知說什麼好，穿第一隻襪子，這樣說；穿第二隻襪子的時候，就換了口氣：『當你來的時候，我早就跳上火車啦！我和你說實話，我要回工廠去！』

隣床同志是貿易部門的工作幹部，兩個人在療養院認識起來的。他聽了老楊的話，不慌不忙地說：『剛剛在號召我們，休養也是任務，也要安心啊！你這算什麼？』

楊行効，這位國營工廠廠長，不願聽下去，揸着他收拾提包，打斷了他的話：

『你瞎囉嗦什麼！爬起來看看，這樣一個早晨，你看見過嗎？你從這裏望望外面……』他向窗外指去，在那裏浮着一層樹梢，樹那面是一片池塘，池塘那面是一座紅土小山，再那面是透亮的天空。真是十個頭的秋高氣爽的好天氣。『這樣一個早晨，只能想起這一天要做些什麼重要的事情，不能想別的。你以為我沒有來由？哼！我不能像你這樣，再直挺挺地躺着啦！』

『我知道你的來由，天！』隣床同志長嘆了口長氣，說：『前天你們局長來看你，就是這個。可是，我不明白，爲什麼又能完成今年生產任務，又要急着回去？』

『這些推論，我聽膩啦！好！算你說得正確；可是，你單單沒有想到將來，』楊行効坐在床沿上，把脖子挺了一下，兩眼炯炯放光。『同志，我要告訴你「將來」這個字眼，我們大家靠着將來生活，不是靠着過去生活。我的工廠，看看它的光榮歷史，在戰爭中完成了財政任務，又經過撤退的考驗；我不是吃得補藥吃不得瀉藥的人，我承認工廠沒有管理好。不錯，我們要依靠工人階級，就像我那裏，真正提拔了一批刮刮叫的工人幹部；但是依然不能說工廠管理好了。爲什麼呢？明睜眼露地擺在這裏，我沒有摸着門道。腦子動了不少，還是枉費工夫。直到提出定額管理，這才開了竅。你知道嗎？這是一把找不到的鑰匙。定額就是經濟核算制的一把金鑰匙，它帶來了企業的光輝前途。叫我，剛剛實行了定額管理，呆在這裏休養嗎？一個人能夠逃開將來的幻想，只想過去，呆在這裏安心休養嗎？萬萬不能……』

『硫磺溫泉，對你對我再好沒有，這是事實！』

『我這裏也是事實：我摺不下這顆心願，天天這樣想，想着工廠，想着將來，對

我再好沒有的，不是溫泉，倒是工廠呀！』他舉起拳頭，在空中擋了一下。隣床同志的眼光，有點使得他慌亂不安。他氣沖沖地走出去，又跑回來，把着門框嚷道：『我倒勸你到我的工廠去工作。硫磺確會對你有些益處，我說的不是這裏的硫磺，是我那裏的硫磺，造紙用的硫磺。我那裏的硫磺是用事業蒸發出來的，這種硫磺對你才會有益處……』他的眼睛落在一堆毛草的鬍子上，瘦窄窄的發白的腮幫子上，心就輕下來了，他用一種同情的聲音加上說：『照你的身體，還是安心休養吧！怎麼說呢？我和你恐怕是兩回事。』

兩個鐘頭以後，楊行効已經坐在火車上了。兩邊的田野，長着綠油油的莊稼。農民頭一年分配了土地，就得到了豐收。下一站，有一個中年婦人，帶着三個孩子，走進車廂。他們坐在楊行効的對面。中年婦人身旁放着一個小柳條筐，第二個孩子圍着她打旋，一心想要筐裏的東西。柳條筐上面，蒙着一塊紅布，楊行効斷定這筐裏裝着禮品，而這個中年婦人是去走親戚的。中年婦人幾次想站起來，第二個孩子從後面攔着她的脖子不放手，她的懷裏還抱着一個吃奶的小崽子。楊行効幫助她把筐子放在行李架上，又把帶來的餅乾，送了一些給她的孩子。也是由于中年婦人的示意，他哄第

二個孩子在媽媽身旁坐下，又把那個大孩子安頓在自己身邊的座位上。方才，他還在不住地想起他的隣床同志，在心裏繼續和他爭辯。現在，經過這一陣操勞，加上中年婦人的善淨的臉孔——這種臉孔，只有在翻身後的農民身上，才會這麼動人，所以，不論隣床同志，不論溫泉療養院，都在他的面前模糊起來了。

身邊一安靜，他就想起這次和局長見面的情景。

有一些人，不能一下子給人一個明確的印象，局長自然不是如此。他沉着，嚴肅。談工作時，一個連着一個，完完全全做得出決定。既是再明確也沒有的決定，就不能藏私帶假，不容許有任何的懷疑。他也看不來人家轉彎抹角，遇到這種時候，總是加以嚴厲的批評。這樣，他把工作中的談話壓縮起來，他和幹部之間的關係，似乎永遠那麼緊張。楊行効覺得自己的性格和局長不同；但他喜歡局長。因為他自己也喜歡這樣做：就是談話越直爽越好，越簡單越好，對於正確的事物，又有什麼懷疑的呢？在這一點上，他和局長倒是挺融洽的，常常是把工作談好，又贏得了談心的機會。而這種談心，在那些喜歡轉彎抹角的幹部之間，是從來不會發生的。

平時，楊行効在醫生面前，對於自己的病也不談長，也不論短，到了局長面前就

費斟酌了，若不依照醫生說的病名說出自己的病，就不能證明自己恢復了健康。他說話時，滿臉泛紅，裝着快活，他知道一個沒有健康的病人，對醫生來說有用，對黨的事業來說一點用也沒有。他接着說到硫磺溫泉特有的功效，也說到這裏的名勝和修建的歷史。修建歷史是說明特有功效的，特有的功效也確實對他的健康，有所幫助。

局長告訴他，局裏已正式決定調副廠長南下。副廠長是個南方幹部，解放大軍渡江了，早晚總要調動的；但是成爲事實的時候，又覺得這個決定太突然了。楊行効早就看出來，局長不願在他的面前，談起工作問題。因爲他是個病人，局長是來問候病人的呀！談來談去，還是莊稼人嘮不了買賣人的喀。副廠長調動的消息就是一個工作問題；局長這次視察工廠，顯然也是一個工作問題；他還不是爲了廠長在休養，副廠長要南下，工廠裏將要僅僅贖下一批新提拔的工人幹部才來的嗎？

『我們不能不相信這批工人幹部……』楊行効打算說：只贖下這批工人幹部，我怎麼能不回廠呢？但是，這句話，留在嘴唇裏邊，無論如何說不出口。他的工人幹部都是頂刮刮的。他如果這樣說了，就會冒犯自己的情感。最後他說：『完成今年生產任務，不成問題；但是，現在，最好我回廠去！』

這就是隣床同志聽見的那句話。今天早晨隣床同志用這句話，來質問他爲什麼又能完成任務，又要回廠。『你不會了解這些的！』他又在心裏和隣床同志爭辯起來。這時，中年婦人睡着了。窗外一匹黃牛，看見了火車，就順着一條土埂狂奔。那個大孩子，貼着窗玻璃，把臉壓成個大餅子，大笑起來。他想：這個農民家裏，也許有牛，牛也許那樣狂奔過，那時他就會從後面追上去，很怕被火車壓死，所以就不會覺得有什麼可笑了。

楊行効把身子活動一下，又繼續想下去。局長對他那一批工人幹部，評價極高，對他們能完成任務這一點，也確信不移。不過，關於完成任務這個問題，那是多麼了不起的新的見解呵。

『完成任務，代表着一種思想，』局長開始就這樣直接了當地提出問題。『過去，能夠完成任務的，就是好廠長。今天我們可不能不加上一條，你的任務是怎樣完成的？換句話說，你完成任務的條件是什麼？從這裏就產生了不同的思想。』

他這樣說：過去在會議上規定任務時，討價還價的現象，大家認爲是應該的。廠長接受任務之後，拚命突擊，多用人工原料，這也認爲是合理的。他把這一些事例，

都歸于供給制思想的完成任務方式。今天就該不同，一切有了定額，根據定額來計算該完成的任務，再科學沒有。因為不會多，也不會少，再討價還價就變成多餘的了。根據這個科學的計算，一個國營企業如果超過任務，超過的太多，那也是不合理的，一定是定額不精確，所以應該重新審查定額。同時，任務上規定好了使用多少人工，使用多少原料，浪費了人工原料，增加了成本的，同樣不能算是完成了任務。他說這是今天建立在經濟核算思想上完成任務的方法。他又說：在新與舊之間，還存在着另一種表現。那就是有了按月按日的生產計劃，却從來不按着計劃生產。頭半個月完不成任務，到了月底才忙着趕任務。因為前鬆後緊，在機械設備使用上，造成了極大的浪費。

『這也該有個名字，』局長吊着眼睛看他一眼，像是徵求他的意見，『這一種，應該叫做供給制思想的殘餘。』

楊行劬想一想自己，過去屬於第一種，現在自然應該屬於第二種，最痛心的是，根據事實他又不能不屬於第三種。『怎麼？我也是第三種嗎？多可怕呀！』他一向以為自己是第二種，常常批評那些死不進步的第一種，想不到自己也還是烏鴉跳在豬身上。

他的心這樣翻上翻下，後來局長談到的，工廠最近發生的什麼銅網問題，他沒有弄清楚。調撥一張銅網不是非常平常的嗎？哪個工廠也有本位主義，經過說服，不會妨礙執行決定的。他這樣想的時候，局長又談起另一件事：將來國營企業要實行貨幣管理。這一件事，他也沒有弄清楚。這又是一個什麼新的管理方法。貨幣管理又是什麼？他想問個究竟。局長告訴他，最近幾天就會有學習文件發下來。

他昨天晚上和工廠通了電話，知道學習文件還沒有發下來；可是他們說，副廠長已經走了。他聽了這個消息，有些憋氣，自言自語地道：『這麼大的事情不通知我，難道我真的是一個病人，不管怎樣，我不是一個沒有用的人，我要回去！』

當夜他就這樣做了決定。

二

楊行効下了火車三步兩步走出了站台。他在車站外邊，找到工廠派來的吉普車，這是他從療養院出發之前，用電話通知他們的。他笑着招呼他的司機，挨着他在前面車座上坐下。就在同時，從風擋上面的反光鏡裏，望見了自己的臉。這是一張方方正

正的臉，眼角在笑，兩顴浮起一層紅暈。他暗自感到滿意，心裏想：『身體健康啦！思想刷新啦！勇往直前地幹吧！』

車子對山開去，然後轉了彎，在一條與山脚平行的馬路上跑着。山根底下，幾年前原來是日本兵營。『八一五』時，被老百姓扒空，現在連一塊磚頭也不賸。只有一個洋灰崗樓，孤零零地站在荒地裏，彷彿一陣暴風刮到這裏來的。左手，過去是鐵道會社的宿舍和日本女子高等學校，現在已經是人民政府的聯合中學校了。這些高樓連着一片操場。操場和馬路之間，被一行聳天的白楊隔開了，車子跑過去，葉子唰唰直響。

過了操場，在馬路的盡頭，只要斜着跨過一個小橋，那就是他們的工廠了。他已經望見了工廠的煙囪，冒着一股淡淡的煙。這淡淡的煙，差不多是看不見的，有如一股熱氣，很快就從眼睛裏消失了。

哪一個工廠的煙囪，冒着這種淡淡的煙呢？楊行劬不由得這樣驕傲地想。只有他保存了一個有數十年鍋爐經驗的專家，又有像鄒運生那樣好的鍋爐工人。這個工人把鍋爐說得像鍋灶那樣簡單。有一次他在技術座談會上說：『要漲汽，就得清爐。』『燒

不透的煤，不成瘤。』這都是他的經驗之談。誰都以爲能供得上汽，就是一個好鍋爐工人；但他說：『看那火頭，順着火牆搗勁的，才叫標準啦！』他在操作中，原來有自己的標準。靠着他細心的觀察，領會了搗着勁的火頭，才是一條活的有力的火龍。有一次，爲了拍照工廠全景，已經南下的副廠長，從照相機的毛玻璃上，感到一切滿意之後，搖搖腦殼，下令道：『打電話告訴鍋爐房子，丟上幾個破麻袋，再澆點臭油，說我們在照像啦！』不一陣，煙囪從來沒有過的，冒出了一朵一朵的黑煙。照片洗出來了，黑煙在煙囪上翻滾，表示着工廠生產的氣象，看的人都點頭滿意。但是專家看見這張照片，立刻打電話到鍋爐車間，責問那一天出了什麼毛病。他以爲沒有事故是不應該如此的。當鄒運生向他說明了原由，他極不以爲然地走開了。

木釜大樓，三隻脚的製藥塔，還有在太陽光下閃光的高高低低的廠房，一會比一會高大起來，帶着一片鮮妍的光彩，向楊行効身上撲來。他閉上眼睛，一陣氣緊，心頭也突突跳起來。這時吉普車，加了速度，向前飛駛，他橫着打量一眼，司機鎮靜如常。不過，無論如何，過了橋溜下一段坡路的時候，車身在大門的坎珂上，顛簸了一下。司機換過慢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開得快嗎？大家都急着見你呢！』司機準備拐彎，又問：『先到宿舍嗎？』

『不！』

司機拿不定主意，到宿舍要向左走，到大辦公室要向右走。楊行効把手向右一指，吉普車就在大辦公室門口煞住了。

大辦公室裏坐着兩個商人，像是打過盹的樣子。另外，有幾個工人，手裏拿着傳票，因為找不着科長，噤咕着向外走。

『科長都在會議室。』一位職員同志走上來說。會議室在小辦公室的樓上，平常總是在那裏開會。楊行効心裏想，他們不要用開會來歡迎我才好。偏偏被他猜中了，他們都在那裏開會。

楊行効皺起眉頭問：『什麼時候開的？』

『從早上就開起。』職員同志坦然地說。

楊行効看看錶，下午三點正。他不願意在會議中出現，就跨出大辦公室，向車間走去了。

在會議室裏，開不完的會議，正在繼續進行。主席是生產科長胡兆善。他坐在過